

嫌疑人杀人抛尸，却因意外在大庭广众下被当场抓获
现场至少有一百个目击证人，他对整个犯罪过程也供认不讳。

人证、物证、口供，证据链齐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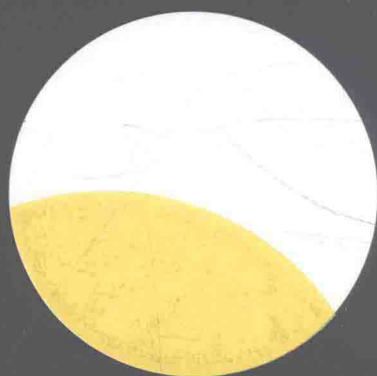
就在检察机关对嫌疑人正式提起公诉之时，

……证据链……证据链……

Zi
Jinchen

紫金陈 著

The
Long
Night



长 夜 难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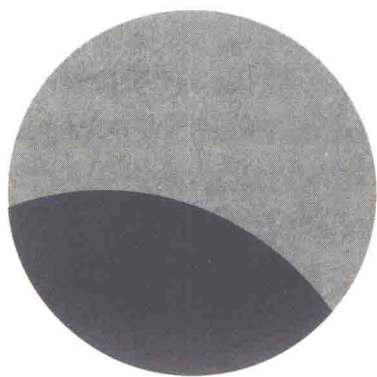
出版集团

出版社

Zi
Jinchen

紫金陈 —— 著

The
Long
Night



长
夜
难
明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夜难明 / 紫金陈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222-14397-5

I. ①长…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2686号

责任编辑: 王道

责任校对: 陶汝昌

责任印制: 杨立

长夜难明

紫金陈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10mm×1000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170千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978-7-222-14397-5

定价 42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楔子

嫌疑人杀人抛尸，却因意外在大庭广众下被当场抓获，现场至少
有几百个目击证人，他对整个犯罪经过也供认不讳。人证、物证、口供，
证据链齐全，就在检察机关对嫌疑人正式提起公诉之时，案情却陡然
生变……

第一章

2013年3月2日，周六下午，阳光明媚，江市地铁一号线西湖文化广场站。

地铁站外的马路中段有一个红绿灯，此刻，一个男人手里正提着一只硕大的行李箱，耐心地站在路口等待绿灯。

不过显然更多人缺乏这种耐心，尤其是在繁忙的道路上，仿佛一群人一起闯红灯，就无所谓素质高低了，大家穿梭而过，知道车不敢朝一群人撞过来，于是闯红灯就成了理所当然，每个人都跟随周围的人流穿行而过。

男人鄙夷地看着人群，轻蔑地笑了：“人们已经想不起来第一次闯红灯的时间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绿灯亮了，他拉起行李箱，朝地铁站走去，来到自动扶梯前，旁边一对大学生情侣正与他并行步入扶梯，看到他上去后，主动退开一步，直到他离得远了才跟上，因为他看上去不太“平易近人”。

他大概四十岁出头，穿着件皱巴巴的夹克，头发看起来很油腻，似乎很多天没洗，戴着一副破旧的塑料眼镜，眼球微微肿胀着布满血丝，脸上覆盖着一层油脂，又混合着灰尘，浑身透出浓重的酒气和汗臭。如果他手边多根棍子，就是丐帮弟子了。

无论多拥挤的车厢，人们都会善良慷慨地为乞丐腾出方圆一米的舒适空间，何况是路上。

下了自动扶梯后，男人拖着那只笨重的行李箱，继续往前走，周围人闻到他的满身酒气，都主动远遁。他毫不在意，往购票机里投入硬币，拿到一张地铁卡，然后慢吞吞地朝安检口走去。

这时，他注意到远处地铁站另一个出入口的台阶上，有目光向他投来，他扶了下眼镜，也朝那里看去。那里站着两名中年男子，一人满脸怒意，紧紧握住拳头瞪着他，一人面无表情，只是用手指了指眼睛。他心领神会地做了一个很轻微的点头动作朝他们回应，摘下眼镜，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随后又戴上眼镜，再也不看他们俩，继续朝安检口前进。

快到安检口时，他裹了下旧夹克，弓起背，缩着头，拉住行李箱，突然加快了步伐，跟着人群往前挤，似乎想混在人群中间穿过安检口，但还是被保安拦住了：“箱子放上去过安检。”

“我……我这里面是被子。”他微微一停顿，攥紧了行李箱。

保安见过太多第一次坐地铁的土人了，像往常一样随口应付：“所有箱包都要过安检。”

“里面……里面真的是被子。”他试图再往前一步，但保安伸出大手，像张印度飞饼一样拦在了他面前。

“所有箱包都要过安检。”保安再次重复了一遍，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真的是被子，不用检。”他身体向一旁倾了下，挡住了后面排队的人，引起身后一阵不满的催促。

保安抬起头，开始注意起这个浑身透着酒气的男人，他脸上写满了慌张。保安眉头微微皱起，心中开始警惕，本能地握紧了手中的对讲机。

对视了一两秒后，突然，男子猛一脚朝保安踹去：“我不进去了！”他用力很足，一脚踹翻猝不及防的保安后，掉头一声大吼，凶悍地撞

开身后排队的人群，一把掀翻隔离栏，拖着箱子拔腿就跑。

在逃跑的过程中，他摘下眼镜扔到面前，故意一脚踩碎。

保安急忙爬起身，抓起警棍就朝他追去，一边口中大叫“站住”，一边朝对讲机里狂喊请求支援。

地铁站很拥挤，男子拖着沉重的大箱子没能跑出多远，就被赶来的几名保安前后包夹围在了通道中间，随即，两名驻站的派出所民警也赶了过来。

“你们别过来啊！”男子见无处可逃，站在路中间，箱子立在身后，屈膝呈半蹲状，一手张开五指，拦住要冲过来控制住他的保安和民警，怒目圆睁，“别过来，我有杀伤性武器！”

一听到“杀伤性武器”，所有人本能地停下脚步，心中顿时一紧。警察赶忙示意乘客往后退。

地铁站里的乘客吃惊地看着这一幕，按照社交惯例，有危险是吧，先别管那么多了，人们纷纷拿起手机，对这个奇怪的中年男子拍了一通照，发到网上。当然，少不了年轻女性趁机转过身，调到前置摄像头，自拍美颜一番，配上文字“我就在地铁站，出了大事，好危险啊，怕怕的”。

民警和保安死死盯住男子，预防他的下一步动作。男子也死死盯住他们，一只手伸进了衣服，一把抽出一只乒乓球拍，挥舞着喝道：“别过来，你怕不怕？你们别过来啊，箱子里真没东西！”

见他所谓的“杀伤性武器”只是一个乒乓球拍，围观人群发出一阵哄笑，手机拍照键按得更快了。

民警顿时松了口气，看来这家伙是个喝醉酒的疯子，若是强行冲上去控制住他，免不了脑门被乒乓球拍甩上几下，疯子力气通常比较大，还是从身后包抄为好。同时，民警注意到了他的后半句话，不禁把注意力转到了他身后的这个大箱子。民警隔空挥舞着警棍，厉声质

问：“箱子里装着什么？”

“没——没东西。”中年男子慌张言语。

“打开！”民警的语气不容置疑。

“不——不能碰——”

这时，被身后突然跳上来的民警一把抱住肩膀的他还想试图挥舞乒乓球拍，但立马就被其他民警和保安扑上来压倒在地，嗷嗷直叫。

控制住他后，民警转身看着箱子，刚要去打开，男子突然高声大叫：“不能打开，很危险，会爆炸的！”

当听到“会爆炸”时，民警的手停在了半空，谁也不敢对这可疑箱体贸然行动。民警转过身，盯住他，同时掏出对讲机，向上级汇报，说地铁站里有个行为古怪的男子携带一个可疑箱体，人已被控制住了，但对方称箱子打开会爆炸，他们不敢贸然行事。

涉及公共安全问题谁都不敢冒险，尤其地铁站民警都受过专门的突发应对训练。

很快民警得到上级回复，既然箱子是被那个男人拉来的，那表明拉着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只要不打开就行。先把箱子移出地铁站，放到马路空旷处，马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现场的警务人员连忙启动广播，通知乘客文化广场站临时停运，地铁过站不停留，请乘客尽快有序出站。

与此同时，民警不敢耽搁，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拉住箱子，尽量不颠簸，往地铁站外移去。

“怎么这么重？该不会真的是炸药吧？”一名民警低声道。他们一拉箱子就感觉不对劲，由重量可知里面不可能是被子——至少有一百多斤重。

另一位民警什么话也没说，一脸严肃，丝毫不敢怠慢，如果箱子里这分量是炸药，那威力简直不可想象，他想到今天出勤早，还没来

得及看女儿一眼。

身后那个该死的嫌疑人还在苦苦劝他们：“危险啊，小心一点，千万别打开，你们俩还年轻。”

听得两个民警突然好想爸爸妈妈。

很快，地铁站外的道路上车辆被清空，两头实施交通管制，警方拉起了前后二十几米的警戒线，中间立着那只箱子，旁边是被民警控制住嫌疑人。

在这期间，文化广场站因某男子携带可疑箱体而紧急停运的消息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这是江市地铁一号线试运行三个月以来首次因突发事故而停运，媒体记者纷纷赶往事发地，警戒线外的乘客们拿起手机充当自媒体实时播报着这个新闻。大家都在猜测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有人猜炸药，有人猜毒品，有人猜音响和话筒，因为看装扮这男人像是苦大仇深、很有故事的流浪歌手，可能只不过在《中国好声音》上没得到导师转身，于是转投行为艺术想获得大众的关注，结果还没来得及等人问“梦想是什么”，就被民警扑倒在地无法动弹。

十五分钟后，下城区公安分局的刑警和排爆机动队赶到现场，用仪器检查过箱子后，发现里面没有爆炸品，可当警察现场打开行李箱时，远处围观的人群集体发出了一声惊呼。

一具赤裸的尸体！

这条新闻迅速在江市炸开了锅。

第二章

2013年3月2日晚上。

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审讯监控室，大队长和副局长走进门，朝里面的值班警察问：“怎么样，招了吗？”

一名警察指着画面里正铐在椅子上的男人，说：“嫌犯已经承认人是他杀的，具体过程还在交代，态度很配合。死者是他朋友，据他说是因为债务纠纷一时冲动失手杀了人。”

副局长看了眼审讯监控，联想到他今天的行为，撇嘴道：“这人脑子有病吧？”

“脑子正常，还是个律师呢。”

“律师？”

刑警说：“他叫张超，是个律师，开了家律师事务所，他本人专接刑诉案，好像在江市还略有名气。”

“刑辩律师张超？”大队长微微皱眉回忆着，“这人我好像有点印象，对了，去年我们有起案子移交检察院，嫌犯找了他当辩护律师，听说辩得挺好的，最后法院判了个刑期下限，搞得检察院同志一肚子气。”

副局长朝画面里的张超看得更仔细了些，迟疑问：“他杀了人后，把尸体带到地铁站做什么？”

“抛尸。”

“抛尸？”副局长瞪大了眼睛，“带到地铁站抛尸？”

“他想坐地铁去市郊，到那儿把尸体连着箱子抛进湖里。”

副局长怀疑地看着监控里的张超，道：“这怎么可能？哪有坐地铁去抛尸的？他为什么不开车去？”

刑警解释：“张超是在他的一套房子里杀害了被害人的。杀人后，他很害怕，在房子里待了一晚上，今天上午，他下决心准备去市郊抛尸，毁尸灭迹。抛尸前，他喝了很多酒壮胆，结果……他酒量不好，喝醉了，不敢自己开车过去，怕出交通事故，酒驾被查的话，一定是连人带车被带走，箱子里的尸体马上就会曝光。所以他选择打车，可是不幸，他坐上出租车后，开到了地铁站附近时，出租车被一辆拐弯车辆追尾了，两个司机都说是对方责任，报了交警来处理。他怕交警赶来发现箱子的事，就借口有急事，从后备厢里抬出箱子先行离开了。这时他突然想到地铁站还在试运行，猜想安保可能不是很严，就想混上地铁，再一路坐到市郊抛尸，所以就去地铁站碰碰运气。结果在安检口被保安拦住，他心中胆怯掉头就跑，被保安和民警赶上来围住了。”

副局长皱眉道：“那他为什么在地铁站一会儿说有杀伤性武器，一会儿说箱子会爆炸？结果导致本市地铁站第一次停运，新闻都炒翻了。”

刑警无奈道：“他那时酒劲上来，头脑已经不太清醒了，心里又害怕箱子被民警打开，惊慌失措下，彻底胡言乱语。现在他倒是酒醒了，说对地铁站发生的一切只记得大概，又有些模糊。”

大队长吐口气：“难怪刚抓来时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说话都不清楚，一个劲地说箱子里没东西。”

副局长点点头，又叮嘱手下刑警：“他是刑辩律师，对我们的调查工作很了解，对他说的话不能全信，要仔细审，别让他钻了漏子，

他交代的笔录要和后面的证据勘查一一核实，这起案子影响很大，不能出错。”

“那是一定的，”大队长瞥了眼监控里张超低头认罪的可怜模样，冷笑，“刑辩大律师啊，自己犯了事，还不是得老老实实交代？他对司法程序清楚得很，人赃并获，现场这么多目击证人，狡辩抵赖没用，只能老老实实认罪，配合我们工作，也许最后还能请求法院轻判。”

审讯室里，张超一脸垂头丧气，目光里透着无助，语气也是有气无力，似乎对目前自己的遭遇深感绝望。

审讯人员问他：“你当时用绳子勒死死者时，是从正面还是背面？”

“我——我想想，当时场面很混乱，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好像是从他身后。”

两位审讯人员目光交流了一下，一人道：“你再想想清楚。”

“那——那就是从正面。”张超很慌张，整个人处于恐惧之中。

“作案用的绳子你放哪儿了？”

“扔外面了？垃圾桶？好像也不是，我杀人后很害怕，后来又喝了酒，到现在头还是很痛，脑子一片糊涂，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我——我怎么会就这样把人勒死了，我——我根本没想杀死他的——”他痛苦地按住头，轻声啜泣着。

副局长又看了一会儿监控，嘱咐他们：“如果案情不复杂，那你们这几天就辛苦一点，早点核实完毕移交检察院。这案子我们要快点结案，今天是本市地铁站第一次停运，记者都快把公安局挤爆了，市政府也打了好多个电话催促，上级要求我们用最快速度向社会通报案情。”

大队长点头应着：“法医今晚会上尸检报告，案发现场已经派人初步去看过，等明天白天再派人仔细勘查一遍，和他的口供一一比对，

看看有没有出入，顺利的话，三四天左右就可以结案了。”

接下去的几天，一切调查核实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张超认罪态度很好，录口供很配合，杀人动机、过程都交代得很主动，想来因为他是刑辩律师，很清楚流程和政策，希望以此求取轻判。他也被带回案发现场，指认了现场，找到凶器，法医拿出了尸检报告和物鉴报告，与嫌疑人的口供一一比对核实。

各项证据与他的口供完全吻合，所有证据链都齐全。

其实这本是起稀松平常的凶杀案，只不过当时引发地铁站停运半小时，这是江市地铁开通以来首次因突发事件导致停运，现场又有成百上千个目击者看到了箱子里的尸体，连日来这个案子一直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各地新闻媒体更是天天往公安局跑，追踪报道案件背后的真相，为大家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所以下城区公安分局在几天后特别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嫌疑人叫张超，曾经是大学里的一名法律系老师，后来辞职当起了律师，他对整起犯罪供认不讳，并深感后悔。

死者叫江阳，曾是清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他和张超相识十多年了，大学时，他是张超的学生，毕业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属于很好的朋友关系。

不过江阳为人不端，当检察官期间收受他人贿赂，还向他人索贿、赌博，并且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因此前妻多年前与他离婚，他也随后被人举报到纪委，后经查实被判刑入狱三年。

出狱以后，他常跑江市找张超，借口是工作、家庭不顺来杭散心。张超对这位十多年的老友很是热心，他父母前几年过世后留下了一套市区的小房子，他免费提供给江阳居住，还一直劝他振作起来，找份像样的工作谋生。江阳也表态要重新开始人生，说前妻独自带着孩子

租房住，实在不忍心。他向张超借了三十万，说要回清市买房，与前妻复婚，到时再做点小生意。

张超很大方地借了他钱，可过了一个月，江阳又再次问他借钱，他心中起疑，找江阳前妻打听，前妻却压根儿没听江阳说过买房的事，更没说过复婚。在他一再追问下，江阳只好承认这些钱被他赌博花完了。张超大怒，要他还钱，江阳不但不还，还想问他再借钱翻本。两人多次发生争吵，还打过架。就在案发前两天，两人因争吵打架惊动了派出所，派出所里还有出警记录。

终于，3月1日晚上张超再次去找江阳，两人争吵中又动了手，张超一时冲动用绳子将江阳勒死了。

事后，张超深感恐惧和后悔，不知所措，他不敢报警，一旦报警，他现在让人羡慕的事业、家庭都将毁于一旦。

他呆坐在房子里整整一夜没回家，第二天，张超决定前往市郊抛尸来掩盖这起命案。因抛尸前喝了不少酒，他不敢自己开车，于是打车，结果出租车与其他车辆刮擦，情急之下，他拖着箱子跑到了旁边的地铁站。在醉酒和恐惧的状态下，发生了后面的事。

证据方面非常充分，小区门口的监控显示，张超的座驾于3月1日晚上7点驶入小区，随后两人在房子里发生冲突。江阳死于当晚8点到12点之间，是被人从正面用绳子勒住，机械性窒息而死，凶器绳子上有大量张超的指纹，死者指甲里有大量张超的皮肤血液组织，张超的脖子、手臂等处也有相应的伤痕。

张超第二天抛尸一开始坐的出租车也已找到，司机说当时张超带着一个很大的箱子，看得出箱子很沉，张超拎了好几次花了大力气才抬上后备厢，期间司机还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他拒绝了。他一坐上车，司机就闻到他身上满是酒味。出租车开到离地铁站一个路口的马路上时，被一辆拐弯的私家车追尾，司机与私家车主讨论赔偿事宜期

间，张超借口有急事，就先行下车搬了箱子匆忙离开。

一切口供都与调查完全吻合。

案子很简单，新闻发布会很快结束，记者们还不满足，希望能采访到凶手，了解他的想法。警方商量后又征求了张超本人意见，他认罪态度好，并且愿意接受采访，便安排记者隔着铁窗采访。

几个问题的答复和发布会内容差不多，当被问及是否悔恨时，张超停顿片刻，很平静地面对镜头：“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这句话没有引起任何人警觉，新闻也照常播出。

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一切热闹的新闻在几天后就消费尽了大众的新鲜感，很快无人问津，很快烟消云散。很快，人们再也记不起在铁窗那头接受采访的张超，以及那一刻他有点古怪的眼神。

第三章

2013年5月28日，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张超杀害江阳一案。

这次开庭非常引人注目。整起案件极具新闻传播的第一要素“话题性”。

当初地铁运尸案发生后轰动全国，网上有大量网友现场拍到的照片。手里挥舞乒乓球拍的张超被做成各种表情包，带着 rap 节奏的神曲《你怕不怕》广为人知。新闻曾连续多天霸占各大媒体头条，甚至一些明星发通告都无奈地避开这几天霸道日。

警方向社会做了案情通报后，又激起了新一轮的话题争议。“你有交到过欠钱不还的朋友吗？”“你的好朋友问你借钱去赌博，你借不借？”大多数人都遇到过被人借钱不还的情况，人们就算记不起初恋长相，也不会忘记借钱不还者的“音容笑貌”。于是，舆论滔滔如水。

被害人江阳本人声名狼藉，受贿、赌博、嫖娼，还坐过牢，甚至他前妻接受媒体采访时，都不愿开口替他说话，更是激起大多数人的同情心，认为张超杀人是一时冲动，应该轻判。

在法院公告开庭日期后，当初的新闻再度发酵，很多网站做了专题页面报道。全国各大媒体记者纷纷申请旁听，热烈程度堪比明星涉案——还是一线大牌明星的待遇。

除了吸引公众之外，这起案件也引起了全国法律圈的关注，因为